

Laishun Zho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Russian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Research on Berdyaev's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Чжоу Лайшунь
Хэйлуңцзян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МГ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философии Бердяев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учёных**

Abstract. Since the 1930s,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Berdyaev and has gone through nearly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ntinuously heated up its research on Berdyaev, conducting in-depth studies on various themes such as his objectification,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historical philosophy. Chinese scholars point out that although Berdyaev's theory involves multiple levels, the fate of people and the times, and the way out for Russia and human society have always been its core themes. Based on the unique value of Berdyaev's idea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his idea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150th birthday.

Keywords: Objectification; Eschatology; Modernity; Technical rationality.

**当代中国学者视域中的别尔嘉耶夫哲学研究
周来顺**

摘要：自上世纪 30 年代，中国学界关注别尔嘉耶夫始，至今已走过了近百年历程。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学界对别尔嘉耶夫的研究持续升温，对别尔嘉耶夫的客体化、技术理性、历史哲学等诸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学者指出尽管别尔嘉耶夫的理论涉及多个层面，但人与时代的命运，俄罗斯与人类社会的出路始终是其核心主题。基于别尔嘉耶夫思想的独特价值，在其诞辰 150 周年之际，深入研究其思想尤为重要与必要。

关键词：客体化；末世论；现代性；技术理性

作者简介：周来顺（1981—），男，中国，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俄罗斯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莫斯科国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俄罗斯哲学研究。

别尔嘉耶夫是俄国白银时代哲学的重要代表，被誉为“20世纪俄国的黑格尔”、“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之一”。基于别尔嘉耶夫思想的重要性，中国学者自上世纪30年代便开始关注他的思想，1936和1937年分别翻译了别尔嘉耶夫的《基督教和阶级战争》与《新的中世纪》。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别尔嘉耶夫的关注与研究持续升温。这种升温既体现在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末世论形而上学》、《自由精神的哲学》、《历史的意义》、《精神王国与凯撒王国》等重要著作相继翻译出版，也体现在每年都有以别尔嘉耶夫为题材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硕博学位论文等发表，而且对此的研究已从哲学、宗教学、美学扩展到文化学、政治学、民族学等领域。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别尔嘉耶夫的研究又取得了诸多新进展，本文试图从客体化、历史哲学、技术理性批判等研究主题予以勾勒、分析。

一、客体化思想研究

中国学者在对别尔嘉耶夫思想的研究中，始终对客体化思想给予重要关注。针对19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深层危机，别尔嘉耶夫如波德莱尔、西美尔一样，更多通过敏感的精神体验，感知到了现代社会的危机。在他看来，危机的实质是精神危机、文化危机、信仰危机，这一危机比政治、经济领域的危机更为深层、可怕。危机的深层根源源于恶、源于客体化，“在客体化过程中，一切生命都将死亡，存在会消失。”¹客体化理念构成了他思想的基石，“我的哲学意识之深化将我引向了客体化的理念，我以为这是自己的基石”²。

别尔嘉耶夫立足于宗教视域，就客体化的产生根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客体化源于恶，“恶的道路是以幻影手段追逐幻影，就是偷换、伪造、变存在为虚构。”³恶的根源不在神之中，也不在“与神并列的肯定存在之中，而在深渊的、非理性自由之中”⁴。虽然，在对恶的理解上，其深

¹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²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³ 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董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⁴ 别尔嘉耶夫：《自由精神哲学》，石衡潭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2页。

受德国神秘主义思想家雅各·波墨深渊(Ungrund)理论的影响。恶的可怕性在于常以善的名义出现，法利赛主义及各种乌托邦等都与此有关，都允诺一个理想的天堂，最终却可能将人带入地狱之中。在对客体化生成根源分析基础上，指出客体化的实质是精神的客体化，客体化意味着堕落、隔绝、奴役，意味着精神与个性的消失，意味着海德格尔意义上常人世界的胜利。

二、技术理性批判研究

近年来基于世界范围内所面临的技术异化难题，中国学者日益重视技术理性批判问题。可以说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与反思，构成了 20 世纪哲学领域的重大主题，西方主要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几乎都涉及这一问题。人们看到技术理性在解放人的同时，也可能变成新的“神话”，变成奴役人的新方式。别尔嘉耶夫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也是在这一整体背景下展开的，指出“技术问题成了人的命运和文化的命运问题。”¹在对人与自然关系演进史考察基础上，他指出技术的兴起最初是基于自然界对人的奴役。面对着自然界自发力量对人的奴役，人试图通过技术不断战胜自然，尽管“人永远也达不到对自然界统治的彻底摆脱，他还周期性地要求返回自然界，以摆脱令他窒息的技术文明。”²通过技术文明，通过对自然界规律的掌握，确实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然对人的压迫与奴役问题。

然而，技术在解决以往的旧问题、解放人的同时，却使我们陷入了一系列可怕的新问题，包括技术的进步导致人自然本能的退化、人与大地关系的割裂、人破坏力的增强、人之欲望的膨胀等。尤其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战争变得更为可怕，“战争不是军队之间的战斗，甚至不是民族之间的战斗，而是化学实验室之间的战斗，伴随着战争的将是对民族、城市和文明的灾难性的毁灭，也就是说有毁灭人类的危险。”³面对技术理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别尔嘉耶夫指出浪漫

¹ 别尔嘉耶夫：《人和机器》，张百春译，载《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第45页。

²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³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206页。

主义者所欲返回原初自然，以摆脱技术与文明对人的奴役是行不通的。出路则在于不应仅仅追求现世的、技术层面的“小写的真理”，而应追求“大写的真理”、拯救的真理，“只有在精神王国不断展现着的整体性真理之光，可以使这一切得到拯救。”¹

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对俄国历史哲学给予关注的同时，深入研究了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思想。俄罗斯有着深远的历史哲学传统，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思想涉及最多的便是与个体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历史哲学问题，“我们的哲学首先将是历史哲学”²。历史哲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着特殊位置，正如津科夫斯基所言：“处在别尔嘉耶夫整个世界观及其全部创造性著作中心的是历史问题；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别尔嘉耶夫思想的演变，以及他的世界观的一般基础。”³中国学者指出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是时代性危机的产物，并就历史哲学的问题意识、基本要素、体系建构等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指出，别尔嘉耶夫对历史哲学有着很高的期许，这种期许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将历史哲学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础。也体现在实践层面，历史哲学有着明确的实践指向，最终目标在于战胜恶、客体化。

此外，中国学者还对别尔嘉耶夫的末世论、自由观、伦理学、文化学、现代性批判等思想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指出，尽管别尔嘉耶夫关涉的理论涉及多个层面，但核心在于人与时代的命运，在于俄国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出路问题。尽管这种理论因与社会现实和民众需求的脱节等原因，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使以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面对着时代性危机在对人类出路的理论探索中，始终坚定地捍卫个体生命的价值，追寻理想的社会图景，并以人类的最终解放为崇高目标，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基于别尔嘉耶夫思想的独特价值，在其诞辰150周年的今天，深入研究其思想尤为重要与必要。

¹ 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² Бердяе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С. 40.

³ 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徐文静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16页。